

颜同林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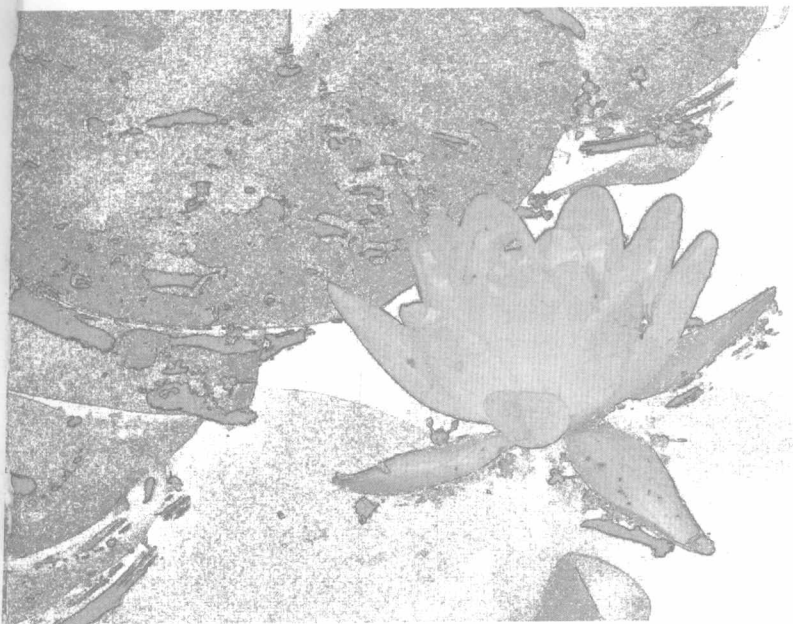
现代新诗 与文化研究论集



颜同林
著

XIANDAI XINSHI YU WENHUA YANJIU LUNJI

现代新诗 与文化研究论集



四川出版集团
巴蜀书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现代新诗与文化研究论集 / 颜同林著. — 成都: 巴蜀书社, 2008.8

ISBN 978-7-80752-216-4

I. 现… II. 颜… III. 新诗—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7.25-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19385 号

现代新诗与文化研究论集

颜同林 著

责任编辑 李 蓓

出 版 四川出版集团巴蜀书社
成都市槐树街 2 号 邮编 610031
总编室电话: (028) 86259397

网 址 www.bsbook.com

发 行 巴蜀书社
发行科电话: (028) 86259422 86259423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成都蜀通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028) 84122206

版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成品尺寸 203mm×140mm

印 张 9.875

字 数 250 千

书 号 ISBN 978-7-80752-216-4

定 价 19.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自序

正如书名所示，这本小册子主要以百年新诗为讨论对象，旁及现代文学与文化研究的相关领域，它真实而又生动地记录了这几年我在学术道路上蹒跚的脚步。

当我从书案前抬起头来，重新检阅它们时，宛如看到一个新生命成长的过程。不过由于编排时出于整体统一的考虑，固有的时间顺序早已打散，这一点，细心的读者全部通读后不难发现。这些文章的写作出自本人不同的学习阶段，以空间而言，则辗转经历了从山城重庆到天府之国的成都，再落脚于林城贵阳；以自己的心性而言，从最初漫笔写诗到闯入新诗乃至其他文体的评论伊始，所关注的重心之挪移也相应带来了兴趣、视野的变迁。也许是求索与反思的事物较为持久之故，书中讨论的问题也颇为稳定与具体，新诗作品的细读与体验、比较诗学范畴内的象征主义诗学、方言与新诗之关系以及现代文学与文化的变奏，便是其中最灵动而又响亮的音符。在文学研究日趋向文化与社会研究倾斜的今天，回到语言与作品本身，关注人们繁复的心灵世界，应该是值得留恋与坚持的。

想到自己所付出的努力，有搜集成册的机缘，我感到由衷的高兴，可谓告慰于心，夫复何求！写作本身的愉悦、流逝的岁月以及与这些文字相关的师友情谊，也似乎凝结其中而变得晶莹剔透。同时，某种初来者式的惶惑与不安，也是

不可避免的，书中所留下的遗憾与欠缺，一是只好在今后的研究加以弥补，二是期望熟悉或陌生的师长予以批评指正。

在受业过程中，像本人的博士学位论文一样，本书的相当一部分内容受到导师李怡直接的指点与帮助；在本书出版过程中，他又提出了许多中肯的意见，对此我感激不尽。另外，曾在编辑出版行业作嫁衣的师姐谢明香女士为联系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辛勤的汗水，在此一并致谢。是为序！

颜同林

2008年初夏于贵州师范大学



CONTENTS

目 录

自 序	1
-----------	---

第 一 辑

细读与体验	3
从细读中来,到细读中去	10
隐含的女性话语与性别诉求 ——卞之琳《睡车》解读	18
忆念与忘却 ——重读《千妈》	26
艺术家与批评家的心灵契同 ——中国现代诗论的一种取向	40
“回到原点”的文学感受与现代文学研究断想	47

第 二 辑

法国象征主义与中国象征诗派百年综论	55
象征主义诗学的中国化 ——从戴望舒、梁宗岱谈起	68
“新诗潮”与中国现代新诗传统	77

东方象征诗学理论探源	87
略论艾青对惠特曼的借鉴与个人化处理	98
在乡村和城市之间 ——叶赛宁与臧克家的城乡观比较	106

第三辑

新诗版本与汉语方言	115
泛方言写作与普通话写作之消长	127
空间的意义：救亡语境下的方言与新诗	140
土白入诗与新月诗派	152
视觉体验与语言嬉戏 ——论新诗的形式探索与绘画之关系	167

第四辑

何其芳与巴蜀文化	183
传播学视野下的《诗》刊研究	199
批评话语与批评立场 ——试以闻一多评《女神》为例	218
在使命意识与生命意识的天平上 ——以李瑛诗歌创作母题的嬗变为例	235

第五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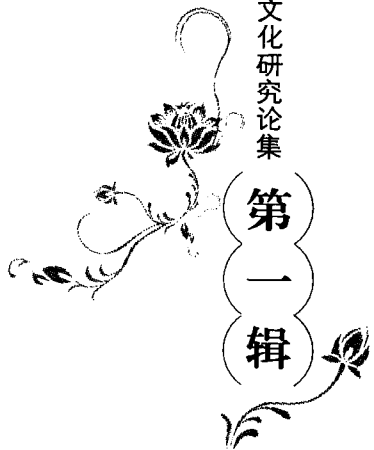
承传与变奏	251
巴蜀学派与现代巴蜀文化阐释	257
运动的火山与倾斜的天平 ——“两个口号”论争略论	265
小说《自流井》与盐文化	277
人文主义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289
现代文学史书写与现代作家的历史形象	302

现代新诗与文化研究论集

第

一

辑



细读与体验

面对作品沿波讨源，我们就会发现，凡是以作品为中心，强调到作品中来、到作品中去的批评活动，“细读”与“体验”似乎是必不可少的环节。也正因为此，二者常常被人提及，不论是与“他者”交流阅读心得，还是在书面文字的理性表述中。但是，如果将两者并列在一起进入人们的视线时，我们则会发现细读与体验的关系并不如想象的那样简单，也不如一般人所认为的那样容易协调，其间的缝隙、矛盾像一个未兑现的诺言，时刻逼近我们内心，发出种种尖锐的追问。

“细读”与“体验”，作为某种阅读活动流程的链条，可谓自古皆然，但要在概念术语的层面上进行判断、梳理，则是先后自异域辗转而来。细读，严格意义上说来自于20世纪英美新批评文论。它作为一个独立的词条是这样定义的：“美国‘新批评’派的文学主张之一。细读（close reading）指细密地研究作品的上下文及其言外之意，它要求批评家注意每一个词的含义，发现词句之间的精微的联系，包括词语的选择和搭配、隐显程度不等的意象的组织，等等。他们认为，只有经过这样细致的分析，才能见出一部作品的总体，从而确定其艺术价值。”^①今天来看，新批评显得有点“旧”，

① 鲍昌主编《文学艺术新术语词典》，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87年，第316页。

然而，“细读”这个关键词仍然有顽强的生命力，这一点在它并未随着新批评自身的繁荣与衰落而失去昔日的风光中得到了鲜明的印证。在层出不穷的方法论阵营中仍有细读的一席之地。由此，本文也几乎是在这一意义上使用“细读”这一术语，虽然它经过本土化后在中国学者手中有所变异。与细读相同的是，“体验”从字面上看是生命主体“以身体之，以心验之”，即体验之，但作为概念可追溯到19世纪后半叶的西方文论家那里。现代阐释学代表人物伽达默尔曾对“体验”进行过语词史和概念史的溯源工作，分析过它与传记文学的关系，也评析过狄尔泰、胡塞尔、尼采对“体验”的规定与运用。他认为：“每一种行为作为一种生命要素，仍然是与在行为中所表现出来的生命无限性相关联”，“凡是能被称之为体验的东西，都是在回忆中建立起来的”^①。不难看出，体验在现象学、阐释学那儿，强调了主体的介入。文学作品既是作家对自身生命、生活及其意义的深刻追问与体验，也是读者通过细读进行体验还原与覆盖的审美载体。正是通过这一中介，各种联系才得以充分展开。在明白两者的来源、内涵之后，问题随之而来，我们似乎有理由得出这样的误读，即“细读”与“体验”并不存在着在平行轨道上驰行的必然与可能。一个偏安于形式主义文论阵列之中，形式主义那种天然具有的重形式、轻体验的价值取向在“细读”中得到了体现，一个站在西方体验美学的队伍中，重体验、轻形式的审美取向也呈现出来；一个注重诗的语言本体研究，在词语组合、暗示、张力、反讽之间读解诗句，又兼顾语境、象征、多义等细节的分析，尽量强调客观冷静地深入文本内部，一个则是体验至上，突出主体情感因素。有学者曾这样指出体

^① 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哲学诠释学的基本特征》（上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年，第82-86页。

验与形式之关系：“体验与形式如同一个钟摆的两端，西方体验美学对它们的探讨好比摆来摆去的钟摆，或偏于体验一端，或偏于形式一端，或处于体验与形式之间，难以同一。”^① 这一段话移用到体验与细读之间，也是很贴切的。

但是，仔细考察，两者在本质上并不因为有矛盾而导致分道扬镳，反而是矛盾促使了新的组合关系的出现。细读内在地渴望着新的体验，要求扬弃表层体验的粗糙与泛滥，对新的体验形式在有序化、精微化与有机性等层面提出了苛求。形象地说，细读对体验扔出了挑战的白手套，对体验的质地、结构、色彩等诸方面作出了更严格的规定。以下几点值得强调：

首先，细读并不是情感的缺失，而是对滥情、抑或牵强附会的情感喷灌的反动，故意以极端的方式拉开与前人的距离，这一点恐怕也可纳入西方文论发展链条上新的一代取代前一代的基本模式之中。其次，细读对体验提出了新的要求，它是站在形式主义的立场上，因而具有形式的力量。在以前的阅读中，大都是泛泛而读，也大多是泛泛而谈，如浪漫美学、传记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等便有此特点。在形式主义看来，它们强行扭曲了文学，在无序、零散、草率的体验轨道上滑行。事实上，离开作品来奢谈文学是值得怀疑的。这就像枝叶掩盖住了树的主干一样，导致了外在因素压倒内部肌质的局面。反过来，从体验的有无进而突出强调体验的质量。正因为此，不论是什么言说方式，也不论是什么话语集结，都必须面对作品发言才有效，细读这样要求着阐释者，阐释者也逐渐适应了这一挑战。再次，拒绝了从作家经验、创作过程自述来解释文学的道路后，捕捉文字聚合的秘密，还原文本自身的丰富，便合法化地浮现出文本的意义与价值。文

① 王一川：《体验与形式》，《文学评论》1988年3期。

学，特别是其中的诗歌，作为语言中的语言，其话语方式、组合形态成了基本的起点，就好比盐溶化在水里，只能通过水的蒸发来还原到盐一样，诗歌文本细读便与多重主体体验绾结在一起。

在此基础上，我们再来具体地审视诗歌名作欣赏活动，就会很容易丈量出细读与一般性阅读之间的距离。一般性阅读大多停留在诗歌作品表面，涉足的是浅水区，下笔而成的是个人零星飘浮的感受；同时它又依赖于作品与时代背景、作品与作者自述之类的有效交代。无疑，这一读诗方法和进入诗歌的方式，始终无法直接回应作品本身，也不足以捕捉作品所具有的丰富信息。值得一提的是，20世纪成就最大的现代主义诗歌作品，差不多成了一个一般性阅读无法企及的高地。然而，拙劣的阅读能力与体验功夫没有深刻反省自身，反而以一味指责新诗迄今为止尚未成功、或反复以拿一百块大洋也不读新诗的伟人名言之类“口实”来回避与搪塞。面对变化迅疾的现代社会以及与此相应的现代主义诗歌，无论是从词语组合到技艺渊源，从作诗观念到文本生成面貌，都突然变得与以前不同了，陌生的面孔越来越令人困惑、不安起来。历史地看，在20世纪的诗歌发展进程中，我们不是经常碰到阅读的难题吗？如20年代李金发带着异国情调，被指为诗风晦涩、神秘的《微雨》，30年代卞之琳等以智性演绎为主的《十年诗草》、冯至的《十四行集》，乃至新时期的朦胧诗作。事实上，诗坛的先行者是带着他们现代人生体验之后的智慧结晶，呼唤着朱自清式的解诗学、李健吾式的灵魂的探险。“细读”与“体验”也在这一背景下得到观照与重视。细读与体验之间磨合、紧张、重构的过程，实际上是一个视界不断冲突、龃龉而又融合的过程。在这一链接中，细读通过体验的规范与有序，在无限深入中展示了自身的魅力，也应对了体验的挑战。在我看来，新批评式的细读，与其说

是反体验的，不如说是对日常体验的反动。下面不妨联系《名作欣赏》上的一些具体文章来加以佐证。

《名作欣赏》以“名作”与“欣赏”的互动推动着经典的流动与阐释的多元。在西方文论被大量译介到国内并被迅速操演的时代潮流中，《名作欣赏》提供了试验的园地。伴随而至的是，它从作品解读出发，对文学体验或发掘、或整合，在如何建构本土化的鉴赏学理论以及文学思想方面作出了二十多年的探索。这一点已有论著加以强调，就不赘言了。但因本文议题的需要，这里选取一个角度，结合《名作欣赏》近几年所刊登的关于诗歌细读的赏析文字，谈一谈细读与体验之关系，也印证一下自己的思考。

对诗歌进行细读，没有时间、题材等的限制。不论古典诗词、现代新诗还是爱情诗、怀古诗都可以进行有效的细读。如张远山的《汉语的奇迹》（《名作欣赏》2002年1、2期；下面只注明刊期）、刘复生的《历史的诡计与反讽》（2002年4期）、王力坚的《现实与历史交织的杰作》（2002年1期）等便是比较典型的例子。而王毅的《细读穆旦〈诗八首〉》（1998年2期）、《一个既简单又复杂的文本》（2002年5期）则更地道，意义也更大，尤其是《细读穆旦〈诗八首〉》可以视为典型个案。作为唐弢青年文学研究奖获奖论文，此文彰显了细读的魅力，展示了文本细读可能达到的深度，这一点似乎比获奖本身更为重要。我们还是从以下几方面对该文加以解读吧。首先，总的来说，作者以一万五六千字的篇幅细读并不很长的原作，毫无冗长沉闷之感，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作者紧紧扣住“写爱情，但又远不止于爱情”的主旨，“以爱情为一本，为八诗之骨干，而以此一本，发为爱情的终极原因、过程、时间、方式、生死，种种矛盾痛苦”，可谓面面俱到，兼顾了深度与广度。其次，在细读的进行过程中，既有暗示、含混、反讽、意象、隐喻等术语的娴熟使用，又有对词语的

细致推敲，如“火灾”，“年龄与年代”、“小小”、“大理石”等，并在推敲中还原了诗人当初词语选用、修饰、搭配的细微心态与过程。同时，对明写暗点的多次揭示，充分展开了诗作本身的丰富性。第三，在结构上，论文从两个层面进行了处理：一是捕捉诗作词语的启承转合，追踪诗思的运行方式，使组诗精致封闭的圆形结构敞亮开来；二是通过词语本身、诗节之间的对比，充分注意到全诗中若隐若现的对应特点。如其中有这样一段颇为精彩的话：“全诗呈现为精致封闭的圆型结构，相当完满自足。从开篇第一行末尾的‘火灾’走向全诗最后一行的‘平静’，以第一章中的‘哭泣’扣合最后一章的‘和哭泣’，以第一章中的‘玩弄’连结最后一章中的‘嘲弄’，穆旦精心地编织着组诗的结构。从组诗的诗思运行上看，从第一章出发，章章相连，有条不紊，构思极为谨严。不但如此，在诗思的运行过程中，从第二章开始往后每一章都不断地以各种方式反复回扣，指归前面各章，而各章又从未离开过第一章。”细细加以体味，认真进行寻绎，细读的功夫背后，是体验的真正在场与充足、深入与有序。细读与体验一齐挤进新的轨道里欢快驰行，一切都那么流畅和谐，一切都那样有机平稳。

显然，细读的功夫与体验的深入已引起了学界的关注。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获奖评语执笔人钱理群先生的判断。在后来的颁奖会讲话中，他又一次回味并强调了文本“细读”所带来的意义。这里不妨摘录几句：“《细读穆旦〈诗八首〉》是对风行一时的脱离文本作不着边际的发挥的疏空学风的一个自觉的反拨，也是回到‘文学本体’的努力与尝试；在我看来，‘文本细读’应该是文学研究者的一个基本功，是最能见其功力的。而王毅的解读，既注重《诗八首》内在结构的分析，细心地捕捉词语的启承，诗思的运行，又于诗人明写暗点之处，时作点拨，揭示了隐于爱情背后的生命宇宙的

追问：这样，作者就对研究界众说纷纭的穆旦这首代表作，作出了属于自己独特而又基本自足的阐释，也可以说是一个研究者的‘发现’。”^① 这一段话可以这样解读：一，细读对于面对文本的研究者来说是利器；二，独特而又基本自足的阐释，说明还是存在体验的差异性，即使细读，也可以带有个人的主体感受，细读与体验在本质上并不冲突，反而有很多相成之美的地方；三，此文以经典文本与经典解读的方式回答了新的体验高度之于细读的价值。

由此看来，突出细读的功夫并不是以贬低和拒斥体验为代价的。一方面，主体内在体验世界是无序、丰富、捉摸不定的，另一方面，从回忆、想象中寻找出口，这出口永远敞开，但有流量、速度方面的限制。解困的方法是对体验本身的重新发掘：既保持差异性、新鲜感，又整合原有的资源。细读与体验，紧紧围绕作品，或展开或收缩。所以，我们不妨将从作品中来、到作品中去，理解为从体验中来、到体验中去，而细读是桥梁，更是梯子，无形中加长了心灵的手臂。

^① 钱理群：《关于新一代研究者的观察与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4年1期。

从细读中来，到细读中去

细读，意味着以作品为中心，在语义学层面翔实地加以咀嚼、把玩、推敲，从而在整体上把握作品。它作为一种审美活动，自古皆然。直至今日，冠以“细读”字眼的文章在鉴赏类文字、书刊中屡见不鲜。在这类鱼龙混杂的细读中，影响甚巨者莫过于自域外辗转而来的新批评之概念“细读”。有学者这样评价新批评及其细读：“其影响在西方经久不衰，一直到今天，还会要求学生做个‘新批评式的细读’。因此，新批评不仅是西方现代形式主义文学理论发展中的一个重要环节，而且成为西方文论沉淀下来的基础。”^①

由此可见，细读与新批评是不可分割的，细读是新诗阅读中的一把利剑。“细读”本身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在印象式批评、社会历史批评等占相当优势的时候，它的生命力既体现在其进入诗歌的切入方式上，也反映在它开阔而又不同寻常的审美空间上。现在以此方法来细读二首诗，并加以剖析。为避免有“意图谬见”之嫌，并作为开脱的借口，我们暂且将诗歌文本的作者隐去。显然，这点无碍于细读的展开。

^① 赵毅衡：《“新批评”文集·引言》，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年，第1-2页。